

连锁反应

贾克申 著



群众出版社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连锁反应

费克申 著

群众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连锁反应/费克申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5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ISBN 7-5014-3400-X

I. 连... II. 费...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1026 号

连锁反应 (神探古洛侦破系列) 费克申 著

责任编辑/孟向荣

封面设计/董 睿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1.75 印张 20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7-5014-3400-X/I·1438 定价: 20.00 元

● 内 容 简 介

一切是都是从一桩难以定性的命案开始的……

某出版社中层干部突然死亡，经现场勘查，没有发现他杀的证据，但死者家属认为决非自杀……

刑警胡亮翻看案卷，也产生了疑问，于是开始了调查。退休在家的神探古洛应胡亮之请，参与此案的侦破工作。

调查了无头绪，而此时一个重要的涉案人员突然去向不明。当古洛抓住了此人的线索，但却被意外打断……

案件陷入僵局，古洛第一次感到一筹莫展，但事情并没有停止，凶杀又接二连三的发生，但线索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切断……

古洛用缜密的逻辑思维将案件的片段联系起来，料事如神，成功地识破了种种假象，从而使智能犯罪者落入法网。

精心策划、意外事故、偶然、必然、巧合、人为交织纠葛，使案情扑朔迷离、疑云迭起、千回百转，最终在神探古洛丝丝入扣的推理下方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目 录

一、困兽犹斗	(1)
二、亦正亦邪	(8)
三、陷阱与死亡	(23)
四、孤魂野鬼	(61)
五、又一个女人	(92)
六、谋杀? 事故?	(121)
七、死神盲目	(140)
八、紧追不舍	(166)
九、节外生枝	(188)
十、线索中断	(237)
十一、不在犯罪现场	(253)
十二、兵分两路	(294)
十三、柳暗花明	(319)
十四、真相	(340)
十五、尾声	(362)

一、困兽犹斗

时间：现在

夜就是这样静悄悄地降临了，静悄悄地迈着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进更黑的黑暗中，直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境界，这是人间的死亡地带，是不毛之地。没有人能阻止这可怕的黑夜的来临，正如没有人能阻止可怕的死亡一样。城市里的灯光可以掩饰这令人生畏的黑夜，但不过就像用药物延缓死亡一样，本质是抹煞不了的。更何况灯光不像那照耀整个世界的太阳，总会留下死角，在那里有着真正的黑暗，和丛林、原野、深山中的黑暗一样，在没有月光的时候，就只是漆黑一片，也许有星星点点的星光无力地挣扎在这黑暗中，像是随时就要消失的微弱、苍老的生命。

但人类的活力是无限的，就是在这种地方也燃

烧着生命的能量，闪耀着火花，不过大部分是人类罪恶的力量，所以它的光耀是绿色的，像坟墓中游动的鬼火一样。只有这邪恶的力量才会在这里雄劲地昂着头，显示出它顽强的本能，逐渐地它会嚣张起来，试图摧毁一切生命。它期盼着：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柔媚的鲜花、神奇的绿树和发着音乐一般声音的小溪，只有它在狰狞地、蔑视地看着周围的没有生气的光明。虽然这是它的抱负和企图，但它的力量确实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在今夜，在这个美丽城市的一个角落，它正在行使着自己的统治权力。

这是一条小小的胡同，白天人们是不会注意它的，也没有人想经过那里，没有谁想走过那残破的柏油路，看着两边那了无生气的破旧房屋。在夜里这里是没有路灯的，像天空中的黑洞，吸食着偶尔从胡同口经过的汽车的灯光，有时会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风，卷起肮脏的尘土，呛得人不得不屏止呼吸。这风是阴冷，即使是在夏天也会让人打起寒颤，逼出发自心底的恐惧。人们远远地避开它，像避开潜伏在瘴气中的瘟疫。

可现在这里却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和黑夜的颜色一样，于是就被吞没进了黑夜的怀抱，宛如白色的毒药融化在水里一样。如果你不走近的话，是不会发现的。

胡同两边的房子是些乱七八糟的仓库，没有人

愿意住在这里，连老鼠都因为没有吃的而搬进了闹市。可是对车里的两个人来说，这里真是最好不过的地方了。

他们的话题是严肃的，是关系到他们生命的话题，不要以为邪恶和死亡是好兄弟，不，邪恶更需要生命的帮助，它的生命力在很多时候和场合比正义的力量更强大。

“我想抽支烟。”一个人说。他看来是另一个黑影的下属。

“你还没戒？可以吧。不过，要开开窗户。”

他打开了窗户，一缕轻烟宛延地飘了出去，只有他才能看见这缕烟舞蹈般曼妙的姿态。“像个妖女。”他想。

“情况不太好。”不抽烟的人轻轻地咳了一下，说。

“怎么啦？”抽烟的人漫不经心地问。他又吸了一口烟，深深的一口，然后把头探到窗外将烟雾喷吐了出去。他这是装出来的，他知道这个人是不喜欢慌乱的，最看不起沉不住气的人，所以他一定要做出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怎么啦？把你们惯坏了。到什么时候了，你还用这种口气说话？你不想要命，我还想呢。其他的人更想。”

抽烟的人立刻慌乱起来。对方的声音像寒流一样袭击了他的内心深处，他感到一阵颤栗，是从心

底来的那种颤栗。他急忙将烟掐灭：“对不起，我真该死。您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需要我做什么，我会赴汤蹈火的，您知道我这个人。”他说得很快，想将气氛转变过来。

“是啊。你跟我的日子也不少了，我了解你。”不抽烟的人口气缓和下来。抽烟的人松了一口气，他是真的从心里畏惧这个人。他知道这人是冷酷无情的，虽然表面上温文尔雅，不像自己老说粗话，至少他认识他以来，就没有听到过他骂过人，但正是这一点他才感到恐惧，一个伪君子确实要比十个真小人难对付得多。

“发行的账目要出事。”他说。

“什么？怎么会呢？”抽烟的人这次是真的吃惊了。

“怎么不会呢？没有查不出的账，就看查不查。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他的口气没有改变，但声音里却透出了微微的焦躁。

“是的，我明白。谁要来查，不是上面给咱们一个埋账的时间了吗？”他压制住慌乱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头子调走啦。”

“这怎么会呢？怎么能说走就走，咱们居然没有听到一点风声。”

“是啊，老头子自己都不知道。说是上面临时决定的。不巧的是，正赶上审计的时候了。咱们的

事，危险。”最后的两个字他说得尤其清晰有力。

“这……”抽烟的人刚要说话，一个行人走了过来。他走得很匆忙，大概是害怕这里会跳出来个自己最不愿意意见的人。他突然看见了汽车，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甚至凑上前去，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这小子！”抽烟的人正一肚子火没处发泄呢！他想跳出去给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但他的肩膀被一只手按住了。

“不要逞匹夫之勇。让他走。”不抽烟的人声音比刚才还要小，但里面透出了威严。抽烟的人没有敢动。

车外的人看了一会儿车，忽然想起自己正处于危险地带，就赶紧走了，连头没敢回一下。

“你这脾气该改一改了。”不抽烟的人说。

“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脾气真管不住。”

“别说没用的了。你去告诉那两个人，让他们先给我顶住，也包括你。等我把上面的人摆平了再说。”他说话的速度加快了。

“用得着吗？给审计的人塞点儿不就完了。”

“想得挺美。你这是一厢情愿。审计的人就那么好摆平，再说有人把咱们告了。过去有老头子在，告也白告，现在新来的这个家伙正想搞出点儿名堂，咱们是撞到枪口上了。”

“谁告的。是那小子?”

“可能是他。但这回和上几次不一样，这小子好像掌握了什么证据。”

“怎么会呢？我们的事不说是天衣无缝，也不是那么个笨蛋能搞明白的。”

“谁知道。他后面也许有人?”

“好小子！你要让老子进大狱，我就先让你掉脑袋。”他真的生气了。

“不要莽撞。他的事我们当然要和他算账的。但现在稳住咱们的人，千万不能乱了阵脚。”

“怎么办？你说了算。”

“告诉那几个人，给要来调查的人来个缓兵之计，能拖就拖，拖不了自己先揽过去。”

“不如一把火把账给烧了。”

“现在失火太时髦了，反而会弄巧成拙。”

“懂了。我会告诉他们的。”

“说实话，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信的东西就是人了。人心难测。可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在人心上赌一下了。”

“你放心，谁要是……我来教训他。”

“不是已经教训过了吗？你以为光是教训吓唬就行吗？不，要用非常手段。”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是那种含有金属声音一样的沙哑，在说到非常手段的时候，是那么平和、轻松，但却充满了杀气，让听的人不寒而栗：“你是

说……”

“对。人要是忘恩负义就一钱不值。”声音还是那么平和，没有丝毫的愤怒和仇恨。

“好吧。我会安排的。”

“如果不可靠的话，不如相信自己。”

他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严厉了一些，足以使对方心惊胆战。对方现在才知道自己对这个人的认识还是不够，他确实不是等闲之辈，简直是个冷血动物：“瞧，他说得多轻松！真要动手了。”他相信这个人要下手的话，自己绝对不是对手。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今后真得注意些，不知哪天我就一钱不值了。”但他嘴里却说：“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听你的。”

“走吧。”他听到这么冷冷的一句，就急忙发动了车。车轻轻地溜出了黑暗的胡同。

他的眼前一亮，大街上辉煌的灯火，让他感到似乎是刚从地狱中逃生归来。

二、亦正亦邪

时间：半年前

他是个脾气倔强的人，一向自视很高。他有着良好的家庭出身，父亲是老共产党人，曾经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而且还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这在那些建立了共和国的人里面为数并不多。可是，父亲在文革中去世了，没有看见“四人帮”的倒台，他认为这是父亲的遗憾，他在文革初期是一所名牌中学的高二学生，下了乡，当了一名兵团战士。在兵团里，他能吃苦耐劳，也很有些政治水平，因此，当文革结束，大学恢复考试时，他已经当上了黑龙江兵团的一名营教导员，本来要是他在兵团继续干下去，也许还会升上去的。但他从小就喜欢学习，因此，就考了大学，以他的实力自然被一所大学录取了，虽然是地方大学，但在那时就很不了起了。大学毕业后，他又考取了硕士研究

生，但他没有继续往上考。十几年的坎坷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认为在学问这条路上，以他的年龄不会有很大的发展。于是，他便找了家出版社做起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编辑。

这是家本来不太有名，但现在却成了知名的出版社，是许多人崇拜和向往的地方。他干得也很好，不能说是得心应手，但绝对不会比任何编辑差。由于他工作出色，又是老党员，许多人认为他应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出版社的前任总经理却对他不感兴趣。这个总经理除了会打一手臭不可闻的麻将外，剩下的惟一本事就是压制像他这样的干部子弟。这是个解放后被培养起来的干部，农村出身，原来在另一家出版社当学徒，后来逐步高升，就当上了这家出版社的总经理。他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对培养他的老干部的儿女有这样的偏见，即使作为一个一帆风顺的人来说，按常理是不会对人心怀恶意的，但这个人就是这样地违背常理。人们对他自然不满，不过，谁又能管得了一个单位中的一把手呢？所幸的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笨家伙退休了。他的心中重新燃烧起希望，不，这并不是说他是个官迷。他和那些往上爬的人有些区别，他是想被人承认，也认为自己在领导岗位上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的希望没过多长时间就破灭了。新上台的总经理，虽然是编辑出身，但长期做行政工作，让他从心里就看不起这些终年俯在桌子

上，被颈椎病和痔疮折磨的编辑们。而且，这一个和前一个一样地爱钱，所不同的就是胆量更大。大得超过了长坂坡上的赵子龙，胆大、贪得无厌、凶残是三胞胎兄弟，所以，这个总经理也更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几乎是明目张胆地聚敛金钱。偏偏又赶上这个出版社的群众素质很低，比牛马只多了一张会说话的嘴，就连这张人类最可宝贵的嘴里说的话也都是在两个，顶多三个人之间说来说去，然后就永远地沉没在他们几个人的心中了。好像这个世界的空气从来没有被他们振荡过一样。

他真看不惯了。他厌恶这个不学无术的总经理的作风，憎恨他的贪得无厌，讨厌他的虚伪和做作。他气愤，气愤得连群众也憎恶起来。这些群众平常也向他发些牢骚，但随后就把他的话汇报到总经理那儿去了。有一次，总经理看见他，那是在单位的走廊里。

总经理带着嘲讽的微笑，走到他身边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搞阴谋诡计可不是什么好事，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

他看见总经理的眼睛里闪着寒光，虽然笑容不勉强地停留在他的嘴角上。要是换个别人，早就吓坏了，但他却是个胆大的人，最爱说那句有名的话：“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反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总经理还是那副嘲笑的嘴脸：“我这个人没有

别的，就是人缘好，谁说我什么了，不等过夜就有朋友告诉我。”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里的群众是靠不住的。于是，他决心孤军奋战，写告状信。

总经理的朋友是多，他很快就知道了告状信的内容。便有意地放出风去，说：“由他去告，就是到了中央，我也还是我。还是管着他。”

这更激怒了他，一封封的告状信像投宿的旅客，走进了这个城市的邮筒里或各个单位的举报箱里，最终也像反正要回家的旅客一样都回到了总经理的手里。

俗话说，做贼心虚，这个总经理虽然胆大妄为到了极点，但他的文明程度要比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高一些，而且他也并不害怕一个小小的编辑的无益挣扎，只不过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他有些厌倦了，猫要吃掉这个淘气的小老鼠了。

那一天，他和往常一样，下了班，买了一些菜和肉，准备给妻子和女儿做顿可口的晚饭。今天他编辑的书得了奖，当然不是本社的奖了。

他住的那座六层的红砖楼就在眼前了，只要拐个弯儿，就可以走进楼门，闻到那熟悉的气味了。但就在这咫尺之间，却发生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事。当时，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几个人，他还没有看清这些人的脸，最前面的一个，戴着太阳镜，穿着黑色圆领衫的就问道：“你就是鲁克己？”他条件反射般地回答：“对呀。你们……”